

散文

踩着季节跳舞

王镜宾

没有树木和花朵的山是赤身裸体的，是野蛮狂野的，是丑陋的，树木为它遮羞，花朵为它化妆，为它增色，使它从野蛮走向文明。

冬天的山大多是黑大髦披肩。一场大雪飘过，千山披银，万木流冰。树木变成了白雪公主。冰见阳光化成甘泉，顺着树干流向根部，树木听着滴水穿石的声音，呼吸着凛冽的山风慢慢吸收，缓解冬天的旱情，滋润着树木度过漫长冬。

打响第一报春信号枪的是红梅。梅花灼灼，顶破隆冬厚重的帷帐，吹响了春的序曲。红杏枝头春意闹，“吱——”的一声，杏花开了，每朵绽放一首诗，每棵杏树撑起一片云锦，有蜀锦、粤锦，有苏绣、湘绣，她接过红梅谢幕的柳笛，短笛横吹，银筝弹响，满山遍野绽放成花海，给春天的大山脸颊上画了一片片胭脂，把黑黝黝的群山打扮得俏丽起来，发生着金蝉脱壳化蛹为蝶的巨大变化。

杏花谢幕后，流云变得像发糕般香甜，春雨像醪糟催人发酵，青涩的杏子迎风就熟。

进入初夏，不经意间嗅到槐花飘香了，山谷间，道路旁，农人房前屋后，有银色如玉的，有紫红色的槐花，在树上张开小嘴，一串串，一嘟嘟，尽情呼吸着春风夏雨，释放着沁人心脾的清香，吸引着摘花的手，嗅香的嘴，忍受着被采摘时人为断肢疼痛的痛苦，默默地让美丽的花进蒸笼，下油锅，或蒸着，或油炒，或调和，进入人们时尚的餐桌，作为纯天然无污染绿色食品优化人们的饮食结构。同时，它吸引着成千上万的蜜蜂和它共舞春风，跳起探戈，跳出狐步舞，酿出甘美的槐花蜜，飞出大山，走向都市，走向人们的甜蜜生活。

在凤凰峡谷中，春天盛开着满山遍野的银翅花，它很像迎春花，只是花瓣稍有不同。银翅是著名的中药材，它是凤凰谷中的主角，主打花，其风头盖过了杏花、荆花，是凤凰谷中的花皇后，它从悬崖垂下，从巨石缝中破石生长，有的在峡谷湖畔长成大树，在一处狭窄的谷口长成“金栉流苏”，压倒众芳，一花独秀，独领风骚，使凤凰谷成了银翅谷。

入夏，野菊花开了，宛如星光落地。紫荆花开，恰如碎花缀裙点裤，按荆花高矮主要分有九分筒裤，有七分花裤，五分裙裤，有长裤，有短裙。蒲公英张开笑靥，在路旁脚下流淌成花溪，在山野上刺出粼粼粼粼。

伏羲山上，紫荆花最热烈，雷打不落，风刮不散，雷霆如火球从它头顶滚过，它岿然不动，暴雨如淋浴从头泻到脚，它笑傲酷暑，越是烈日当头，越是暴雨洗礼，它越要茂盛生长，满地起舞，一丛丛，一簇簇，形成气候，它又给蜜蜂提供食材和舞台，一个夏天荆花蜜会被勤劳的家蜂土蜂收入囊中，秋冬时节荆花蜜成为伏羲山上一个特色品牌闪亮登场。

金银花原本是野生的，是全国的原产地，品质上等，经人工嫁接、培植后，在伏羲山珍稀如玉的土地上生长，长成小树，夏末时采摘，每朵花开如银针，是名贵中药，具有清热解毒、开胃适中、增强人体免疫力的神奇功效；也可作为茶叶，热水冲泡后根根如松针在水中竖立，像湖海中带鱼、箭鱼悬游，味道微苦，经得住长时间品味。

树作伞，花为媒，春赏杏花，夏摘槐花赏玫瑰，秋赏山菊品银花，冬拍雪景看云海成为四季不断的生态浪漫之旅。

随笔

善讲故事的列子

宋子牛

我们知道许多耳熟能详的成语故事，如愚公移山、杞人忧天、疑人偷斧、朝三暮四等。但并不完全知道，原来这些生动的故事都出自两千五百年前一位睿智、豁达的老人之手。

这位老人就是列子。列子(公元前450—前375年)名列御寇，是春秋末郑国圃(今郑州圃田村)人，早期道家代表人物之一。他善讲故事，在生动的讲述中蕴以深刻哲理，教人处世之道。他讲的故事明白如话，妇孺皆知，有着旺盛的生命活力。可以说，他是那个时代思想活跃、高标独树的“故事大王”。

“子列子居郑圃，四十人无识者”。他一生都很低调，不事张扬，将自己融入闹里，甘于寂寞，四处采风，潜心学道，只管撰写有“醒世”作用的故事。他为后人留下了一百多篇十多万字的巨著《列子》，这是部好看耐看，内容多为寓言、神话、掌故类的故事集。作为一位学识渊博的思想家，他不像诸子那样，大讲“修齐治平”的高深道理，而以机智、幽默的口吻，娓娓道来的故事，和人们作“浅人浅出”的布“道”交流，因而也更值得尊敬和爱戴。

先看几则他讲的故事。《列子》中有“两小儿辩日”的故事。孔子周游中见俩小孩争辩太阳离人的远近。一个说早上近，“有车盖那样大，中午却只有盘子大，这就是远小近大”。一个说中午近，“热腾腾，而早上凉丝丝，这就是近热远凉”。请孔子判断，他说也分辨不出。小孩笑他，“还都说你知识渊博呢”。何其鲜活生动！小孩的真率可爱、善于观察、持论有据，孔子“知之为之知，不知为不知”的实事求是，

跃然纸上。这故事现已编入小学六年级语文。

“齐人攫金”讲的是齐国有个人，一大早穿戴整齐来到市场金店，抓块金子就跑。官吏捉住他责问：“这么多人都在，为啥还敢偷金子？”他回答：“我拿金子时，没有看见人啊，只看见金子。”这故事至今仍有警示意义，那些利令智昏、财迷心窍的贪腐分子，铤而走险时正是这种心态，何尝想到“手莫伸，伸手必被捉”的下场。

“妻不识夫”虽离奇可笑，却寓有深意。扁鹊为鲁人公扈、赵人齐婴治好了外部侵入的病，但心里的病说要互换心脏才行。两人同意手术，换心后各自回了对方家。两家妻子不认，争吵不已。最后扁鹊说明了缘由，两家争辩才罢休。这荒诞的“换心”故事，说明没什么“绝对”的东西，人也能易心移性，所谓“江山易改，禀性难移”也可商榷。

“愚公移山”子孙无穷挖挖山不止终能挖完；“夸父追日”死在了追求光明的路上；“精卫填海”并非徒劳无功。故事意在赞扬人的志气、毅力或曰民族精神。

列子就这样广征博采，兴趣盎然，一则又一则地讲着，从春夏到秋冬，从青春到白头。直讲到人老去，故事集、学说成，一部《列子》问世，其智慧之光烛照世人，嘉惠后学。

《列子》中的故事很有特点。故事完整，人物、情节、地点俱全，构思奇特新颖，形象鲜明，极富想象力，而且文笔生动，浅显易懂，耐人寻味。他只讲故事不加评点，人们照样豁然明白。因为“道”不需要点破，“说出来就不是道”了。也许，这正是列子所追求的境界。他虽是道学大家，却有一颗

不避世的心。他的故事发端于草野，流布于民间，绝不凌空蹈虚，很接地气。这与玄学正好相反，是亲民哲学，故而脍炙人口，家喻户晓。这是列子故事的魅力，也是列子学说的生命力。

重要的是，列子的思想和智慧，已化作一种实实在在的文化贡献。他那些精彩凝练、生动传神、寓意深刻的故事，在代代流传中形成了许多可圈可点的经典成语，且至今被人们使用着，大大丰富了我国成语宝库。如移山填海、列子学射、翻天覆地、雷霆万钧、疑邻偷斧、杨布打狗、朝三暮四、歧路亡羊、管鲍之交、伯牙绝琴、呆若木鸡、高山流水、杞人忧天、响遏行云、八荒之外、方寸之地、感天动地、高山流水、余音绕梁、观往知来、管鲍之交、迫在眉睫、人面兽心、千钧一发……可谓举不胜举，令人称奇。

故事人人会讲，但像列子这样绝不剑拔弩张，讲得平静又深刻，通过表象洞察人心；讲得不疾不徐却心驰八方，如痴如醉，几乎终其一生；讲的故事成为其思想学说的全部，义理自然融入其中，千百载后仍熠熠闪光让人听而不厌的，古今中外能有人几？舍列子又有其谁？

说列子是个随和可亲的凡人，不染不濡的智者，孤独坚毅的隐士，寂寞深沉的哲人，这些评价都对。但在我眼里，他就是位最会讲故事的人。他的故事有醍醐灌顶般的功能，全是“正能量”，人们自会从中顿悟益智。故《列子》被称作东方的《伊索寓言》。

还是找本《列子》，听他老人家讲故事吧，那更能启人哲思。



大唐情思(国画) 朱全增

博古斋

如意

佩实

如意，又称握君、执友或谈柄。今天陈列于博物馆的古时高贵装饰品“如意”其实是痒痒挠的变体。北宋释道诚在《释氏要览》中记载：“如意，梵名阿那律，秦言如意。或骨、角、竹、木、刻作人手指爪。柄可长三尺许，或脊有痒，手所不到，用以搔抓，如人之意，故曰‘如意’。”可见，如意就是人们称为“老头乐”“不求人”“木童子”等的“痒痒挠”。

如意的材质有金、玉、银、铜、沉香木、竹子和普通木头等。其样式常见有直柄式、灵芝式和三瓣式(在珍贵紫檀红木或者铜鎏金上镶嵌名贵宝石)三种。

在古时“如意”的用途非常广泛，最早是由“笏”发展而来，也就是朝臣上朝或和尚讲经说法用的“朝笏”或“手板”，起到记事于上，以备遗忘的作用。唐代张祜《题画僧》就有“终年不语看如意，似证禅心入大乘”的相关记载。作为吉祥装饰品“如意”常见于官室及豪门大族家中。《述庵秘录》记载：“太后帝(慈禧太后和光绪帝)生辰三节，王大臣督抚等例进如意及贡物，由内务府内监等递进。”其他如在皇帝登基大典上，臣下必敬献“如意”一柄，以祝新政顺利；皇帝会见外国使臣也常馈赠“如意”以示两国友好；在帝后、嫔妃的寝室中均摆放有“如意”，用于兆示吉安。如意在战争中也用于代麾作战，寓意万事顺利，吉祥如意。《南史·韦睿传》中即有“临阵交锋，常缓服乘舆，执竹如意以麾止”之说。古人还曾用铁制的如意作为防身御敌的武器。《屠隆文具笺》载：“如意，古人用以指画向往，或防不测，炼铁为之。”

武夫仗剑，文人执笔，一柄如意在文人墨客手中也频频出现。杜甫在《舍弟观赴蓝田取妻子到江陵，喜寄三首》中写道：“剩欲提携如意舞，喜多行坐白头吟。”宋人杨无咎的长短句《水龙吟》中同样有“纵舞携如意，吟搔短发，无从诉、心中喜”的相关描述。

如意的头部呈弯曲回头之状，于是被人们赋予了“回头如意”的吉祥寓意。此外，由两个柿子和一株灵芝或祥云纹为内容的剪纸、绘画或篆刻作品取“柿柿”谐音“事事”“世世”，借灵芝类似于北斗七星的形状而寓意“事事如意”。千百年来，“事事如意”一词也被人们广泛运用于道贺并相沿成俗，颇为贴切。

新书架

《食光深处的温暖》

张宁

我们借着一日三餐与食物相依相伴。从小到大，从妈妈的味道到高档餐厅，从家乡到异域，从一个人到一群人，终有一种食物成为我们的心心念念，好像吃了它，才有力气做事情。而这种念念不忘，或许是一种情结，或许有一段过往，或许因为喜欢的一个人，或许因为去过的一个地方……终有一种味道，承载着记忆，见证了相聚别离。

作者用10余篇浸润美味、记录情感的文字，勾勒对食物对生活的热爱。面条、馄饨、盖饭、蛋糕、饼干、咖啡、抹茶、南瓜汤、蓝莓派、麻婆豆腐、辣子鸡……70余道美味配以近500张精美图片，独独看着就会垂涎欲滴，让你爱上美食，过上有滋有味的生活。

《食光深处的温暖》是凉莛的用心之作，她把自己最爱又大众化的食物，通过文字，借着图片——道来，读来灵魂和味蕾好像都得到了满足。



那山那人那狗 william 摄影

域外风情

韩国的繁体汉字

陈永坤

在韩国与我们接触的人士中，名片上毫无例外地印着繁体的汉字姓名，其发音也大同小异。许多地名，如各种名胜古迹、古代皇宫、庙宇、城门等都书有标准的汉字。许多韩国大公司的会议室都喜欢挂汉字条幅。会议室的墙壁上都挂着汉字书法和汉语格言、警句一类的艺术品，其装潢、裱精也与中国无异。他们的格言或者说宗旨，用标准的汉字写着：开拓、创新、奉献精神等，以激励同仁。

韩国的农村用汉字就更多一些。

许多村庄在村口或建筑物的前边都竖有两个古代人头一样的木雕或石雕，身上写着“天上大将军。地上女将军”的字样，据说这是韩国传统的镇宅之物，类似中国的门神。有些农家的墙上还贴有中国古代圣人孔子、孟子的立身之道和治家格言等，最常见的一句是：家和万事兴。

在韩国会说汉语的不多。但跟一些中老年人用汉字写信，只要用繁体字，都能懂。在大街上问路，语言上讲不通，手比画再不懂，你就可以用繁体汉字写在纸上，往往能管事。

郑邑旧事

郝波——消失的湖泊

朱松林

郝波古代是圃田泽的一部分，是位于郝庄北部的大片水域，面积几百顷，水深约至3米，水草茂盛，湖区长满了芦苇、芦荻、蒲草、水紫荃等水草。鱼虾成群，鲶鱼可长到斗那么粗大。水鸟住满水区，鸟语昼夜不绝。秋天芦花开放的时候，呈现一片白色的海洋。浅水区种植水稻和莲藕。

20世纪40年代水泊宽2华里，长十余华里，向北直通于杨村东坡，再往北水区就很窄了。20世纪80年代人工挖了一条引河，

叫郝(庄)桃(村李)河，把水引入了贾鲁河，这个湖泊就慢慢地消失了，现在已经变成了良田。

现在这一带正在大规模地施工，修建汽车展览区。从南北十多里施工区挖出来的土质来看，1至2米以下的土质几乎一样，都属于青黑色轻质土质，用手抹之，光滑细腻，属于水草腐败长期沉淀形成的土质。这些土质和圃田泽区钻挖出来的土质属于同一类型，由此推断，它们可能属于同一个水系。

连载



瓷器残片我见过不少，可见证一件奇珍从完整到破碎全过程，这还是第一次。一想到世间又少了一件好瓷，我就觉得遗憾万分。

这残瓷尽管已不完整，但瓷片依然那么漂亮。我把它放在灯光下，反复转动着欣赏。之前虽然看过，但时间短促，无从细看，

药不是为了给我创造逃跑机会，主动负隅顽抗——不，他才不会关心我的安危，他只会关心我不能抓住老朝奉。

想到这里，我忽然记起来他刚才递给我一样东西。我连忙低头，借着路灯的灯光，从怀里掏出那件他塞给我的东西。

这是一方瓷片，比巴掌大一点，呈不规则五角星，边缘都是新断碴儿——毫无疑问，这是“三顾茅庐”人物罐的碎片之一，药不是刚刚从地上捡来的。我再仔细一看，这片瓷片上还有画面痕迹，虽然残缺不全，但能辨认出是诸葛亮身体的一部分，左手长袖，上头有一道我们苦苦寻找的白印。

他在自己摔倒的一瞬间，居然已经意识到这是拿到人物罐白印的最好机会。更可怕的是，他整个人扑倒在碎瓷片上，几乎一下子就找到了正确的瓷片。但这还不是最狠的，最狠的是，他在被我搀扶起来后，心里已经作出了决断。

他决定牺牲自己，让我带着这片瓷片安全离开浙江展览馆。他不需要我去救他，只需要我尽

快揪出老朝奉。这家伙……我不知道该怎么说才好，心里又是敬佩，又是敬畏。他的反应太迅速了，而且对自己太狠了。

我握紧了手掌，掌心压在瓷片的锋利切口处，被割得隐隐疼痛。我们千方百计要看到罐子上的那道白印，万万没想到，居然要付出如此惨烈的代价。一件稀世珍宝被毁，一个人被拘押。

“不成不成，他牺牲自己，可不是让我在这儿伤春悲秋！”我放下瓷片，用力拍了拍自己的脸颊，朝巷子的另外一个尽头走去，努力不让自己回头去看浙江展览馆。

伤感还不是时候。这件事，无论如何也会推进下去，绝不放弃。

我们许家人，只有固执这一点不输人后。酒店肯定是不能回了，他们搜到药不是的身份证，一定会查到住处。销售员知道我们有两个人，警方会到处找我。当然，药不是肯定会坚称自己是无意而为，把我从嫌疑里摘出去，我被抓的

概率不高，但录口供什么的免不了。我只要一去，必然暴露身份。我找了一个路边小服装店，随便买了一件外套和球鞋，直接换掉干部装。然后我拿出一张假身份证——这是药不是事先准备好的，他考虑到了所有情况——找了家不起眼的民营旅店，住了进去。

一直住了房间，我才长长吐出一口气，胃部痉挛略微缓解。我冲了个澡，给自己倒了杯热水搁在床头柜边，扭亮台灯，然后躺倒在床上，掏出瓷片。

药不是说过：“五罐的胜负，在于瓷器鉴定手段。”我如今手握唯一线索，必须完全把自己沉下去，静下来。

我先微微闭起眼睛，努力把外界的纷扰都排除脑外，仿佛回到紫金山拓碑那几日。这世界上，再没有什么老朝奉、药家兄弟、五脉恩怨。仍旧存在的，唯有眼前的瓷片，和我自己。

一分钟，我缓缓睁开眼睛，焦虑的情绪不见了。我此时是肯定会坚称自己是无意而为，把我从嫌疑里摘出去，我被抓的

贯通。这还只是一小片瓷片，就有如此功效。药家收藏的好东西那么多，从小耳濡目染手抚摸，难怪个个都是瓷器高手。

我再度把视线投向瓷片，终于看到那一条苦苦寻找的白印。它正好沿着诸葛亮的袖纹划了大约八厘米，如同翘起一根白色棉线。因为诸葛亮的手肘在这里弯曲，色彩堆积略隆，所以这条白线是凹下去的，摸起来的手感，如同在重料山丘上挖出一条浅浅的小沟。

我手头没显微镜，没法分析它的成分构造。我摸上去，沟底的釉料平滑，没有明显断痕，说明这条线不是硬抠出来的，而是烧制之前就留好了。

至于为什么，我就不知道了。我反复看了几遍，始终不得其意。线形像是被人用指甲随手一划而成，它再神秘，也只是线条而已，既不是刻字，也不是纹饰，到底这条线代表什么意思——总不能是结绳记事吧？